

嬉子湖上跳动的歌声

郭 骊

近几年中，我们完成了对桐城全市的河流走访工作，走访渔民近百位，收集渔歌一百多首，也收集了大量渔民故事，得出一个既有些遗憾又在意料当中的结论：上游的四条干流未能收集到更多的渔歌。渔歌基本分布在嬉子湖镇、鲟鱼镇、练潭镇、双港镇、金神镇、孔城镇的沿河一带。其中最为集中的是嬉子湖镇（嬉子湖半岛）。这一水域地带的渔歌比例占渔歌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。嬉子湖镇有专业的渔业村和专业的渔民。他们没有田地，完全以打鱼为生，生活、起居、劳动、乃至婚丧嫁娶都与水相关。另有一些临河居住的半岛住民，良田大半处在河边，过去是十年九年淹，他们多半也将打渔作为大副业，以维持生计。且嬉子湖半岛处在各大码头正中间——上游有孔城码头，左侧有金神码头、练潭码头、双港码头，正中又有自己的双店（小木咀）码头，周边都与码头遥遥相望，是渔歌产生流传的重要区域。发达的水道使渔民视野开阔、思路活跃，孕育了大量渔歌。我们收录的渔歌形式有渔家号子、渔家大调子、打梆子、顺口溜、对歌、斗歌、情歌、媒歌、船歌、接拢歌、地名歌、码头歌，乃至渔民发生争执、斗嘴时唱的“渔歌”。下面就是流行于嬉子湖镇珠檀村一带的《吐珠咀斗歌》：

吐珠咀渔民——

喂，河耐边的“尖头”船，你那船头打哪个方向划？

就是划到天上我不管，吐珠咀这边别过来。

你那大网往哪里撒？

就是撒到山上我不管，吐珠咀这边别过来。

河对岸的渔民——

喂！你看河上可有打盖子？

我的船头照直划，不碰盖子不回头。

你看大风可能吹走浪？

我的大网跟鱼走（上），不见鱼儿不回头。

吐珠咀渔民——

啊，我的梆子是河盖子，

你的船头照直划，碰不到盖子碰梆子。

大风不能吹走浪，

大浪掀开船头板，不见鱼儿爬上岸！

河对岸的渔民——

打渔汉子天不怕，就怕狠心放黑话。

正月初一敬了香，保佑一年都平安。

今天打渔真败兴，网还没撒手无劲，

逆水划桨船掉头，从此我俩结了仇！

又例如，男女青年说亲时的《媒斗歌》：

（女方）好女不把新细潭，又无柴，又无粮。

好女不把张新屋，等米下锅急着哭。

（男方）大千山头一条线，一千

就要干一大遍。

山头干一年，讨饭棍子摆上前。

（合）唉，呀呀，唉呀呀，山头河边都一样，

这门亲事就成了吧。只要人勤劳，不怕日子过不好。

（女方）家住小河边，三年收，三年淹。

农家女儿要嫁人，嫁人就嫁河上边。

（男方）家住小河边，天天吃河鲜。家住高山头，大千三月断粮油。

（合）唉，呀呀，唉呀呀，山头河边都一样，

这门亲事就成了吧。只要人勤劳，不怕日子过不好。

（女方）好女不把吐珠咀，一头挑柴，一头挑米。



2021年2月，桐城市文化馆组织人员在鲟鱼镇采录《出梗歌》
（桐城市文化馆供图）

好女不把瓦咀头，一头挑米，一头挑油。

（男方）

三年两头安（淹），七饭淘鱼汤。

三年安（淹）两头，锅巴盖墙头。

（合）唉，呀呀，唉呀呀，山头河边都一样，

这门亲事就成了吧。只要人勤劳，不怕日子过不好。

嬉子湖渔歌又分长歌和短歌，短歌唱出渔民生活的层层画面，是渔民水上生活的真实写照；长歌内容非常系统，是渔民凭生活经验和集体智慧创编出来的，对水上文化描述独特、壮观。嬉子湖渔歌还有两个尤其鲜明的特色：自由性和叙事性。就拿渔歌的开门人张启付爹爹来说，他唱渔歌的特点就是张口就来，就像湖面上的风一样，自由，随性，看到什么唱什么，干什么唱什么，感受到什么唱什么，比如他张丝网盆，就可以唱一个：

《壮胆歌》

右手划盆罗，左手放网啦，

遇到天黑呀，也不要急哇，今天

晚上没有风啦！

风平浪静天气好哇，平平安安腰盆划起了哇！

梆梆梆，梆梆梆

天上星月罗，地上波光啦，

遇到天黑呀，也不要急哇，今天晚上有亮灯啦！

照得鱼儿撞上网呀，小腰盆里装得满啦！

梆梆梆，梆梆梆

我家住在河上头罗，鱼儿往这腰盆游喔！

你若不游腰盆里哟，问你还要去哪里呀？

今天晚上风向好哇，鱼进腰盆我

昔日冬季的菜子湖是由人、鱼、候鸟三者主宰的。《大雁飞行一字开》，说的便是人与候鸟的争捕场面。这时的河滩上，吃杂食的候鸟非常多，如鸬鹚、苍鹭、野鸭、大雁、天鹅、白鹤、白鹳、大小白鹭等。虽然争捕，但人与候鸟都是共同向河流讨生活，彼此都懂得遵循自然规则，配合默契、和谐共处——鸟们成群结队，鹤在远水区，人不会涉足；雁虽在滩涂边，捕的却是渔人看不上眼的螺狮和小鱼。而天鹅最为警觉孤傲，自觉地与人保持很远距离，它们落在河床中央，远远望去，就像一层白雪铺在水面上；夜晚的时候，它们的鸣叫声响彻天空，这便是歌中描述的那一句“天鹅半空‘嘎嘎’叫，翅膀扇的像鱼罩”。渔人在吟唱渔歌时已将身体融入大自然，也会把男女情爱注入渔事渔歌。

又如《为你大姐下江河》：

一壶热酒灌下了口，
赤条条的身子顶风走。
河中鱼儿实难摸，
为你小大姐下江河。

在数九寒天，为了心上人而下水摸鱼，摸得了鳊鱼，卖个好价钱，获得心上人的爱意。一首简单的情歌，道出了那个年代渔人的艰难生活，道出他们对爱情的渴望。

渔歌也分岸上歌和水上歌。岸上歌是渔民平时闲下回家时唱的歌，声调较为轻盈。水上歌则很高亢，水上风大浪急，声音小了就会被风浪淹没，只有大声吼着嗓子唱，才能抒发心怀。而所有渔歌，一定是要用桐城话唱出来才算够“味”。其实作为渔民，不论是出口成歌的张爹，还是心中有歌却羞于出口的其他渔人，一见到水，一见到河，涛声都是他们的歌。只因他们上岸太久，一时难以释放他们心中对于鱼水的情怀。在鲟鱼镇，我们遇到一位祖辈很多代都是渔民的老人，他可以张口唱歌，但往往唱到一半，由于中气不足和遗忘，唱得断断续续，这让我们听得心生紧迫，感觉渔歌也像一条河流，这最后一代朴实的捕鱼人，他们颤颤巍巍的歌喉便是那绝处逢生的浪花。我无法预计渔歌这条流淌在桐城大地上的河流最终能否涛声依旧，但所幸的是，我们把近年来所有的走访文字、图片、视频、音频都系统地收集起来了，在省厅非遗处和省非遗保护中心的大力扶持下，将记录成果整理编辑成册《桐城渔歌记忆》，这对桐城渔歌将是一种最有力的传承和保护。

